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二十七回 運機宜試收妖蟒 論伎倆可笑妄人

調倚〔月中行〕詞曰：愛茲佳景撥蘭橈，周覽興偏饒。三潭印月水漂搖，有意助春嬌。尼庵置酒還虛席，情纏繞，杯簞相邀，纏綿直到苦相嘲，詩意一時消。

卻說瑤華對眾人道：「蟒蛇吃水，不過一時，那便就會碰著，只管大著膽前去。還要選幾個會跑奔的，今晚先去燒山，挑兩擔油鬆，雜著硝磺，又須多帶蓬艾，紮成把兒，梢到山腳，火一點著，蟒蛇必然出洞來，要防他追趕，只點著艾把拋去，一面要逃走得快，過了大堆燒蓬艾之處，就不妨了。」當時一分派明白，又道：「等待燒過山後，我自去拿它。」眾人各去鋪設停當，到得一更多天，已見山上煙霧騰騰的燒著了。一會兒腥風四繞，眾婦女害所，都要躲避，瑤華道：「不用擔怕，這怪物再不敢過這堆蓬艾。」又停了一刻，卻不見有怪物來，方各安心。看到二更以後，始各就寢。人靜後，遠遠聞得山中如同風雨之聲，轟轟不止。

天未明，村人都起來問瑤華，瑤華道：「這要到山裡去看了，才曉得什麼緣故。」趕著吃了早飯，拿著彈弓、彈丸、鏢槍，又叫十幾個會上樹的村人代拿著弓弩，瑤華卸去道袍，穿著小緊身青襖褲，用素帕包紮了頭髮，領頭先走，這十幾個村人跟著。到得山腳下，望見半山裡露出蟒蛇的洞穴，瑤華叫村人都上樹，自家將身一縱，已上樹頂，往溪邊一看，有七八條死蟒蛇，肚片都被竹籤剖開，遙聞得還有轟轟之聲。瑤華又從這個樹頂縱過那個樹頂一看，只見一條奇大的蟒蛇，領著許多小蟒蛇，過那邊山崗去。於是招呼村人下樹，同到對面這個山崗上來，令將弩弓攀射，紛紛掉下山崗。這大蟒蛇回頭一看，瑤華早搭著彈弓，盡力一彈，正中這條大蟒蛇的眼睛，只聽得豁喇的一聲，如同倒了半座山的樣子，那條蟒蛇滾過山崗那邊去了。這些小蟒蛇也有逃過的，大約中箭死的俱多，一霎時都沒了。

瑤華叫幾個村人回去，都挑油鬆，雜著硝磺，去燒那蟒洞。不多一會，又來了許多村人，挑著油鬆，點著火，往洞穴只管的去，前洞口直燒到後洞口，又將油鬆整根的塞滿洞中，由它盡燒。

瑤華遂即先回，喜得眾婦女只管念佛，進到堂中，只見黃家的哭得兩眼通紅，問其緣故，黃家的說：「我在這裡聽見山中這一響，恐怕公有失，故在此擔憂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已回來，不妨事了，還哭什麼？」又見這些村人一個個的都回來了，誇贊瑤華的武藝，手舞足蹈，那些男婦嬉笑不止。內有個老的，來對瑤華道：「師父，蟒蛇的巢穴多謝你剷除了，但是那條大蟒中了彈子，滾到山崗那邊，只怕它養好了，仍來作怪，師父又去了，我們必要受它的報復，這便怎麼處？」瑤華回他說：「巢穴已除，還怕它什麼？」只見外邊人領著一個粗粗蠢蠢的蓬頭婢女，一手拿著一封書，一手掩著右眼，說是城裡寓所差來的。瑤華先將這丫頭一看，卻不認識，接到書子一看，封面上寫道：「宣文耀武坤德侯開拆。」拆開書來，認得是無礙子的手筆，讀其文曰：

收蟒事智勇兼全，頗得機變。似此施功，功何不克。但汝示之以威，我又施之以恩，聚其餘喘，化其形骸，著令隨汝立功，以贖前愆。況汝將遍天涯，現在所隨之人，恐難久待。此蟒之道術，潛修有年，亦可以籍其衛護，此兩全之道也。我已馴服其心，汝可留於身畔驅遣，倘野性復萌，敢於違犯，後有縛怪真言，默為熟記，可以制伏。鞭笞用觀音藤，彼自俯首貼服矣。此字。無礙子泐。

瑤華閱罷，心中甚喜，遂令婢女來前看了，雖然粗蠢，也還可以修飾，就與她起個名字，叫做阿新。欲其改過自新之意。令黃家的持了弓箭、鏢槍，阿新背了弩弓、丸袋，遂辭眾鄉告回。眾村人道：「還求師父少留數日，恐蟒怪又來，我們那處來找你？」瑤華道：「蟒怪再不來的了，你們放心。」村人道：「這是師父寬慰我們的話，前日眼見那蟒怪中了一彈子，滾下那邊山崗去的，它不過養息一兩日就好了，這裡是它的熟徑，豈肯捨去？」瑤華笑指著丫頭道：「你們看，彈子傷好不沉重，養息一兩天那就會好？放心。」遂同兩婢揚長而去。

眾人中有個明白的，道：「你們不懂師父的意思，她已把蟒怪收去了，就是這個毛丫頭，所以她還掩著右眼睛。」眾人才省悟過來，各人都望空遙謝。

不說村人歡喜，再表瑤華帶同兩個使女，竟回城中寓所，白於玉等著，又見多了一個丫頭，忙問是那裡的。瑤華道：「言之話長，少停細說。」遂令黃金釧取出醫書查了藥方，令買藥泡制，與阿新敷上。白於玉等已備好晚膳，瑤華一面用膳，一面將剷除蟒怪之事說知。又將無礙子點化此怪來跟隨，仔細說了一遍，眾人聽得毛骨悚然。且喜阿新與大眾都說得來，問其前事，則回說，都不記憶了。惟瑤華問及，據實回答。五六月後，眼睛平復。令白於玉與她洗刮修飾得乾淨了，居然是使女。別人看來年紀只在二十以外，惟一件事有異，如偶然怒視，竟是兩個紅眼睛，嘻笑則全然不現。

瑤華又盤桓數日，各處覽其風景，不過如此，遂即起身，直抵福建，見山水惡劣，民情蠻悍。聞得杭州西湖景致為天下第一，急欲遊賞，就起程前往，並令將典鋪並歸杭州開設。曉行夜宿，不過月餘，已抵杭城，探明典鋪處所，即於在近賃房居住。正值春二三月，游湖者甚眾，瑤華攜同白於玉、黃金釧、阿新、黃家的並江允長帶了行李，往湖上遊賞，寓中止留陳玉、李榮看守。

到得湖上，尋個尼庵作寓，每日駕舟出遊，仍俱女冠打扮，真個觀之不足，樂之無極。其時三月十三，天已垂暮，意欲回舟，忽見將圓之月已透山峰之上，興復留連，遂令江允長重置酒餚於舟中賞玩，令各人團聚船頭，恣情痛飲。月漸升高，波流纖細，漁歌四起，巢鳥亂飛，委實好景致也。瑤華吟興勃勃，苦於有唱無和，偶問江允長能詩否，回說未曾習學，不覺為之掃興。正無可如何之際，忽聞船艙道：「東北角上起了陣風，恐怕有雨。西胡內風浪大得緊，不是耍子的。」大家也覺得身上寒冷了，遂即回舟。

到得寓中，風聲漸響，庵內眾尼尚在等候，遂問：「姑姑們今晚為何這樣有興？」瑤華道：「貴地難得到的，西湖且是大名勝。今日正要回來，又遇著好月色，不捨得回來，若不起風還要耽擱哩。有勞師父們候門。」內中有個中年尼姑道：「不然也就睡了，因法弟母家送有一種好酒來，不敢自飲，特備些小菜，請姑姑們賞月。不曉得姑姑有興，不然早送到船上來了。如今夜還未深，再請一杯，算賞賞風吧。」瑤華細看此尼，滿面丰韻，與眾不同，遂道：「多謝師父們雅意，雖然吃過酒了，就拼一醉也不敢辭。」已見眾尼排設酒盤，先請瑤華們四個坐了，然後她們三個尼姑陪飲。酒才斟出，已覺香飄四座，大家都贊好酒。各尼送齊了酒，舉杯請飲。一沾唇齒，更覺芳冽，因問道：「從未吃過這樣好酒，尊外家在何處？乃有此醇醪。」那中年的尼僧道：「法弟是蘇州人，這酒就是本地所產，又是家釀，若坊中也少得出售的。」瑤華道：「怪道有此異味。」這尼又問：「姑姑們是要各處遊山玩水的麼？」大家說是，那尼僧道：「到了幾處了？」瑤華道：「自河南起行，還只到得兩三省哩。」那尼僧道：「何不到敝鄉去一遊？」瑤華道：「自然要到的，但此間還未領遍。」那旁邊一個老尼對那中年的道：「偏是你們蘇州好，我們杭州就不如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都好，大凡人說話，皆說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都把你們兩位占盡了。」大家一起歡笑。這尼僧又斟過酒來，瑤華覺得有些酒意，就告止了，眾人都都起身。其時已交四鼓，即時散席安寢。一覺睡醒，大家都起，趕著梳洗，處邊早有人傳說春瘟盛行，死者接踵。不一回，陳玉也趕出城來，報知不可久留。瑤華聽了，即時作計起身。那中年尼僧來問道：「姑姑可往蘇州？」瑤華道：「是往蘇州去。」那尼僧道：「法弟也要回家，可許附在寶舟麼？」瑤華道：「使得，快些收拾。」那尼僧道：「我們出家人不過一肩行李，容易的。」遂即一同進城。

陳玉等已僱下兩隻船，一隻坐男人，一隻坐女人，即刻搬取行李上船，即欲開行，瑤華道：「且慢。」令白於玉取出筆硯，於醫書上查了辟瘟方子，寫一帖子，諭知典鋪內管帳的人，多買藥料合就施送，並遣一人，往江山置買板片，施捨棺木，以瘟疫行過方止，不必吝惜錢財。令李榮齋論與管帳人知道。即從早路趕下船來，一面解纜開行。

瑤華便問那尼僧道：「師兄你外姓什麼？還請教你法號。」那尼僧道：「法弟俗家姓潘，父母俱故，只有一個兄弟，是在庠的廩生，他耕讀之外，又釀酒牟利，也還過得日子。法弟的法名叫妙華，號是止岩。」瑤華道：「既然家業可以，為何又要出家？」

止岩道：「法弟幼時父母貧乏，如今稍有家業，也是舍弟發的。」瑤華道：「做個秀才如何起發得家來？」止岩道：「舍弟上個文武全材，他文學是不消說得有名的，他的拳棒也都出色，所以撐得起這個家門。」瑤華道：「若是令弟，則年紀還不大，就有這樣文武全才，這也難得。」止岩道：「他小法弟兩歲，今年才二十六歲。此去船隻要從舍下經過，少不得要出來拜見，並請姑姑頑耍幾天再入城去。」瑤華道：「很好。」

當晚，瑤華教止岩不必打開鋪陳，就在我鋪上同睡罷。止岩道：「恐怕姑姑嫌骯。」瑤華道：「不妨事。」止岩當與瑤華同鋪而臥，偶然貼著瑤華身子，滑膩如脂，心上想道：「這個女娘不像個出家的道姑，看他居止行動不凡，又生得一身好皮膚，手下又有這些人護從，必定是富貴家出來的人，但不知為甚事出遊，好生懷疑。次日起身，細細相她容貌，十分美麗，遂也盤問家世。瑤華只以詭話回答，並不顯露行跡。」

到第三日下午，已到止岩兄弟家，再四請瑤華到她家裡，瑤華道：「打攪不當，且已近蘇州，免得在路上耽擱了。」止岩道：「既然到此，豈肯不留姑姑上岸盤桓的？」瑤華看她留得認真，不好卻意，只得一同到她家裡，看她兄弟家中房屋鋪設，也不過是個小康之家。人到裡面，就有止岩的弟媳出來接待。瑤華見其居止容貌都還體面，止岩就誇她弟媳的家世，她姓陸，祖上都做官的。現在好家當。瑤華也就稱揚一回。少頃，止岩之弟回家，止岩接著，就把瑤華許她一路搭船回來，所以留在這裡盤桓兩日。那潘秀才進來，見一禮，瑤華也就回答。言語之間，目空四海，便問瑤華道：「貴處那裡？」瑤華道是河南。那潘秀才道：「北五省的文才是有限的，嵩山少林寺的拳棒算天下第一。」瑤華道：「也曾聽見。」潘秀才道：「我們南邊習這道的甚少，就是我還講究講究。」瑤華道：「居士習的是那幾家？」潘秀才聽得問他學的家數，他就手舞足蹈說起拳經來，說：「我會的開四門、醉八仙、八大番身、品字步、亂劈斧、步步緊，所以我在這鎮上薄薄有點小名。」瑤華聽了心中暗笑，原來學的都是花拳。又對瑤華道：「你來問我，大約也會幾路。」瑤華道：「會是不會，略曉得些罷了。」那潘秀才道：「既然曉得些，我們何不來交交手。」瑤華道：「男女之間，似覺不便。」潘秀才道：「這又何妨？」止岩道：「姑姑還在要此盤桓，慢慢請教吧。」潘秀才道：「既說會，又不肯交手，這像個欺人的話。」陸氏道：「你也太莽了，客人才坐下，就講出這些不中聽的話來。」

不一會，擺上晚飯，潘秀才道：「我也在這裡陪陪不妨事麼？」止岩道：「我們方外人不拘這些。」那潘秀才就向外坐下，請瑤華坐了首座，止岩對面陸氏在下。斟下酒來與止岩那夜的無二，瑤華極力稱贊。那潘秀才忽然對瑤華道：「拳恐男女之間不便交手，我們動筆墨想來無妨。你可曉得做詩麼？」瑤華道：「居士所說，我們北五省的文才是有限的，既然居士高興，只得勉強奉陪。」潘秀才道：「能夠勉強就好。取紙筆來。」陸氏起身取來，令送到瑤華面前。瑤華道：「還是居士先請。」潘秀才道：「主不僭客。」瑤華道：「如此有僭了。」遂提起筆來寫一首道：

雲中縹緲■環鳴，知是姍姍去玉京。忽遇雙成歸海島，邀來聽敘弟兄情。

即遞與止岩，止岩看了一看，轉遞與潘秀才，吟了兩三遍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題目？」瑤華道：「算即景的題目也可。」潘秀才又念了兩遍，忽然道：「嚇，是了，你遇見我們家姊，所以寫這後兩句。」瑤華道：「然也。請居士和一首。」

潘秀才想了半天，意欲動筆，忽又終止，如此者三四遍，又立起身來，踱了三四遍，然後入座，寫出來道：

我要驚人未一鳴，北京不到只南京。倘然八股工夫熟，便可蜚黃得意情。

寫完直送與瑤華，瑤華一見忍不住笑道：「居士好文才。」潘秀才自覺赧顏，道：「這首詩是不經意的，我再做一首來，你和。」瑤華道：「請教。」那潘秀才又哼了半天，寫下四句來，道：

三人文場已矣乎，只因主試瞎雙珠。下科若再遺落了，我有拳頭稱丈夫。

又直送與瑤華看，瑤華看了道：「居士用得妙險韻，只怕我和不上來，休要笑話。」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潘秀才連忙走到桌旁看道：

才人詞彩在茲乎，魚目何堪混火珠。此後勸君焚筆硯，不教騷客笑愚夫。

潘秀才看了大怒，道：「你敢罵我麼？我文不如你，武還能勝你！」劈面一拳打來，瑤華把頭一低，用兩個指頭，在下額上這一點，撲的一聲顛出去了。幸而有止岩在旁扶住，道：「兄弟放穩重些，姑姑是客，你要包涵些才好。」潘秀才聽了止岩的話，假做笑道：「阿姐，我不是認真的，不過要試試這道姑的武藝，果真是好手段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詩燒了。

陸氏在旁道：「酒都冷了，我再去熱了吃一杯，用飯罷。」潘秀才道：「且慢，我還要敬姑姑一杯，你把我書廚頂上瓷瓶裡的倒一壺來。」瑤華道：「酒量窄，很夠了。」陸氏應聲而去，止岩對瑤華道：「姑姑真上武也來得，文也來得。」瑤華道：「因居士高興，聊以應酬，都見笑的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得外邊打門甚緊，潘秀才出去開了門，只聽見有個人有進來，暴跳如雷，口裡說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地方上有了這樣的官，百姓還有安逸的日子麼！」其聲漸近，竟入堂中來了。止岩對瑤華道：「這就是弟媳的兄弟。」那人進來，見了止岩，作了一揖，回頭見瑤華，便問止岩道：「這位道長是……」止岩接口道：「是我同路來的一位姑姑。」那人也作了個揖，潘秀才邀他入座。那人道：「我已吃過了，你只管陪客，我把方才的話慢慢說把你聽。這個瘟官，上年十一月裡才到任，各處打聽有錢人家，不知那個在他面前提起老父的名字，前月就飛了帖子來請酒，老父不去。隔了十餘日，又差個門子來，要借五千兩銀子。你說我家能有多少家當，那裡拿得出來？不想前五天，拿了一起強盜，勒令供說，打劫的贓物寄頓在我家。三不知把老父拿去，收在監裡。他老人家從未受過驚嚇，又年老多病，家中又拿不出銀子，必定性命不保。我昨日動呈狀，情願替代，那個瘟官只是不肯。方才又有一個縣裡的書辦來說，五千拿不出，三千是必定要的了。我已湊足了二千兩，再沒處打算。如今事在危急之際，只好同你商量，替我張羅一千兩銀，且把老父放了出來，底下再處。」只見陸氏熱了酒出來，與那個人相喚了一聲，就來斟酒。潘秀才道：「我這點子本錢，只可在手頭運用，若提了出來，就運用不轉了，你還在別處打算才好。」陸氏問起情由，那個人又述了一遍，大家發呆不作聲。

瑤華細看那個人，年紀也只得二十多歲，急得兩淚汪汪，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。瑤華心上好生不忍，遂對止岩道：「我聽這位陸居士所言，也只差一千兩銀子，但是三千兩送去，可能無事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這是瘟官所要的，若有了這項，所差不過數百金，料理外邊各項使費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個也還容易，煩師父到船上，喚我那個叫阿新的丫頭來，我有話與她說。」